

百 科 小 叢 書

俄 羅 斯 文 學

貝 靈 著
梁 鎮 譯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小科百

學文斯羅俄

著 靈 貝
譯 鎮 梁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

(二〇六二七)

百科
小叢書
俄羅斯文學一冊

Russian Literature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原著者
Maurice Baring

譯述者
梁鎮

主編兼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必究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目次

第一章	俄羅斯文學之起源	一
第二章	新時代——普希金	一七
第三章	勒夢托夫	七三
第四章	散文的時代	九七
第五章	改造時期	一二一
第六章	托爾斯泰與陀思朵以夫斯基	一五〇
第七章	詩歌的第二時期	一七六
第八章	結論	一九四

俄羅斯文學

第一章 俄羅斯文學之起源

爲了普通一班俄國人，更爲的是別國人的便利起見，俄國文學只可以說是從十九世紀纔開始的，即是說從亞歷山大第一時代起開始。俄國文學直到這時期纔開花結實。自然，這些結果的種子在好幾世紀以前就播下了；但是俄國文學的演化自開始以迄十九世紀的一段不能算是文學史，只能算是俄國的歷史。丟開俄國歷史不管，來談俄國文學，也許是一宗難事；因爲你了解俄國的文學，你也得了解俄國的歷史，這顯然是不好分開的。本書篇幅有限，要將俄國民族的生活，怎樣滋長，以及怎樣阻礙俄國文學的興起，即使只加以相當的評述，已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只好就俄羅斯文學黎明期以前直接影響了俄國文學興起的事件，述其梗概。

這些事件中頂重要的第一就是第七世紀，第八世紀的時候，聶伯（Dniپر）河兩岸斯拉夫

民族的存在，以及城市與商業中心之興起。譬如里甫（Kiev）斯莫倫斯克（Smolensk）和洛扶果羅特（Novgorod）在俄羅斯最初有記載的時期，已顯然成爲可觀的城市了。這些城市中，從文學的觀點說，以里甫爲最重要。里甫近臨聶伯河，實卽俄國文化之母，而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後來只是里甫的繼承者。

另外還有一種原因，在歷史上最爲重要，間接影響了俄國文學的就是第九世紀之初北方韃靼人之侵入俄國。他們是從斯坎提那維埃來的一些武裝商人，建立了並組織了強有力的主權，後來又佔有了洛扶果羅特及里甫。這斯坎提那維埃的 Viking 改變成俄羅斯的 Kniaz，而里甫之地位之重要，終成爲俄國的中心。久而久之，這些韃靼人和斯拉夫種混合爲一，只在 Slaves 裏尙留着他們原來的一些痕跡，如比里尼（Byliny）當時由里甫傳佈到俄國的各部，到現在有這遼遠的政體裏仍有存在着的。因之韃靼人名之爲沃里格（Oleg），沃爾嘉（Olga），與易果（Igor）。俄文 Rus 原來最初是用來說當時 Varanger 國度中形成社會上等階級的那些武士的，現在這字的起源和本義已經混雜不清了。

再次決定俄國初期文學史的因子便是教會了。夫拉特米爾 (Vladimir) 里甫的王子，曾經和希臘教的皇帝的妹締婚，並且受過洗體禮；自此以後，基督教纔開始在俄國傳布，但緊要的事實還只是東方的基督教。授洛委夫說那些福音的珍珠蒙上了希臘教的灰塵，俄國已陷入希臘的傳說裏去了。希臘文化與西方的相互盪激，結果並不包括西方文明及以羅馬爲中心之智識感通。這是遠近皆知而最重要的事實。而斯拉夫族的禱文之輸入，也同一樣地重要。這是九世紀從斯克羅夫兩個希臘的兄弟邦發現出來的。他們那時想以馬其頓方言普及到斯拉夫族，在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說來，他們是成功的。約莫二世紀以後，同樣的事發現到俄國的斯拉夫族。爲的經過保加利亞，俄羅斯纔有預成的文學與用一部分保加利亞文和一部分馬其頓文或是甚至馬其頓文加以保加利亞文的修正的文言。這種文字的消長，和它的文化同其命運。到十一世紀，里甫已成爲歐洲最開明的城市之一。

那時里甫的管治權和法蘭西、匈牙利那威甚至英國的君王相互關係。十一世紀俄國的傑構可以同西歐同時代最上乘的作品匹敵。里甫城簡直成爲財富、學識、藝術的集中點。希臘教的藝術

家去到里甫，里甫的繪畫家又去到西歐。沒有一件事在開始就能這樣極盛一時的；但俄國歷史自此以後卻不是這樣很平穩地繼續下去。到十一世紀的中葉，俄國、西歐間的一種根本阻礙便發生了。這就是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教條之不同，成為希臘人與羅馬人在教義上酷烈的競爭，這種競爭在希臘教與羅馬間甚至永遠繼續下來，不會息止。與這事本不干涉的而又慣富於忍耐性的斯拉夫族做了激烈的憎恨與競爭的犧牲品。這似乎我們也不必準定要看作古代異教間的衝突。但影響所及，結果正如 Leo 在他聞到路德 (Luther) 宗教改革運動時之所說。這種 “querelle de Moine” 在東方亦如西方宗教改革一樣的重要。查理伊里沃特 (Sir Charles Eliot) 說這教義的各異，其重大影響到康士坦丁堡和夏里曼的根本上，好比東西不同的最大關鍵之一。他說這事為的東方倒是一件好的現象；因為防止了兩種不同的力量的結合來反對公共的敵人——土耳其。更幸運的還是為的俄羅斯，這教義樹立了一重障礙，牠不久就漸次明確，把教會與西歐文明的影響判然離立。

可是在十一、十二世紀的時候，這種正在伸長的障礙的存在，還不十分明顯。俄羅斯在十一、十

二世紀是聖者與必里尼的時代，成爲俄國全文學基本具有民治性格的人物與理想早已很清楚地表露了。祇要與希臘及西方的理想一比較，我們立即覺到二者的互異與對照。在俄羅斯的神話裏，頂普遍的主人公是農民的兒子，這種主人公是平時被人忽略被人低視的，絲毫不見奇特，但一遇危難的時機，他卻具有超人的能力，從敵人的手裏救回他的國土。

里甫文學頂富有趣並能代表極盛時代的作品，至今遺留給我們的有：里甫年史 (Chronicle of Kive)，又常稱勒士托年史 (Chronicle of Nestor)。這是在十二世紀之初就完成了的。還有，就是王子征伐記 (The Story of the Raid of Prince Igor)。里甫年史用一種高調華麗的文辭寫成的，富敘事詩的記述與民治的性質。這是俄國神話中獨有的特性，也是後來凡傳述俄國以往的歷史的年史的基本。王子征伐記也是屬於十二世紀的產品，是一部散文的敘事詩。這不但是俄羅斯古代作品中頂可注意者之一，即就它來源的特性，歷史的真實，敘述的靈動各方面看，在歐洲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的位置。有些人甚至很有趣地以之與羅蘭歌 (Chanson de Roland) 兩兩對照呢。

王子征伐記敘述一一八五年討伐浦羅委特斯遠征的事蹟。同征的人有羅委果羅特王子以及別的王子。故事是說王子如何準備，如何攻擊敵國的經過；最初是如何地勝利，他們被人圍攻，給人戰敗了；說王子如何做了敵人的俘虜，最後又如何逃脫，回到家裏。全書用有節奏的散文寫成，有些篇章裏節奏的注重比無韻詩還要來得厲害。敘事詩裏面所述的一切事蹟幾乎與我們在里甫年史中找到的一樣。不過表現的方法不同罷了。敘事詩之所以能够給人以唯一的興趣，原是由於作者定得屬於沙維亞托斯那威的 *Militsa*，里甫大爵纔好；並且假如他不是注重全部的描寫，他的描寫的知識與藝術手腕一定比較優好，成熟，親切！

然而這部敘事詩最值得奇異的是它的風格方面。這與它的題材在歷史的意趣上是同樣的重要。除了簡短的引子以後，立即轉敘到正文，而它的敘述中渲染着有戲劇的動作使抒情的感情、悲痛以及描寫更容易表露到最高度——比如戰鬪，擊敗，大爵的虛幻的夢和易谷王子的女人在蒲提委爾城上的悲訴，都是此例。易谷王子夫人的悲訴：

『我要飛去』——她說——

【像那斑鳩飛下到 Don 河一樣；

我要將我的衣袖潤溼，

在那卡雅刺的河裏；

我要洗滌王子的冒着血的傷痕，

那健壯的身上的傷痕。】

*

*

*

「呵風，小小的風！

你，爲甚麼，

爲甚麼吹得如此暴厲？

爲甚麼，用你輕靈的兩翼，

把賊盜的利矢吹向我良人的戰士？

你在天上雲裏吹動，又在碧海上擊破船隻，

俄羅斯文學

這於你還不夠嗎？

爲甚麼，風，你把我的歡樂吹散到草原上去了？

通詩全篇敘事中含有「自然」的成分最多。當易谷王子敗了的時候，連草都帶着憐意低了頭，樹也爲他含着悲傷垂拂到地上；當易谷王子逃脫了的時候，他又和 Don 河對語；當着強盜追蹤他的時候，啄木鳥用輕擊的啄木聲指點他們的道路。全詩對於王子間的爭鬭，寫得悲切動人，易谷王子後來回歸到本國，他曾跑到里甫感謝過教會，一般民衆都唱着歌來接待舊王子與新王子。

這詩大概在十四世紀之末就寫成了，原稿卻在一七九五年纔被梅尊普希金（Count

Musinpushkin）發見，在一八八〇年纔第一次出版發行，結果收到峩相歌（Songs of Ossian）

發行時一樣的印象。但這次卻沒受到姜生（Dr. Johnson）的反對——『給原文我看。』——因

爲這詩的十四世紀原稿還存在着，亦經過卡刺津（Karamzin）以及別人的無誤的考證認爲

是真純的，但不幸莫斯科大火時被焚燬了。這詩曾經譯成英、法、德各國文字，成爲世界文學名著之

等到十二世紀俄羅斯生活的精華完全集中在富麗繁盛的里甫城；但在十三世紀忽然來了一種外阻力，使它遭到三百年以前韃靼人侵入時同樣的命運。里甫城在一二四〇年是被攻毀了。自此以後，南方便少有注意；里蘇也里埃與波蘭完全和東方脫離關係；東部的權力轉而集中到莫斯科；以前久負盛名的里甫大城市的教主，於一三二八年把教區遷移到莫斯科；到十四世紀莫斯科便代替了里甫城而成為俄羅斯生活與文化的核心。俄羅斯處在韃靼人約束之下，在智識上確實受了鉗禁。那時唯一獨立的機關是教會，而康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便宣布為第三的，也是最後的羅馬城。但這教會的獨立，雖則留得一絲民族的觀念，在韃靼管束下活動着，只使俄羅斯更趨於保守，越難進步。所謂俄國與西歐文化相距的鴻溝，到現在確實固定，明顯了。

從十四世紀直到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好像英國伊利沙白時代，雅可卜時代，喬治時代，或是像法國的文藝復興時期，大世紀與十八世紀哲學的期間一樣，除了構成預備時期以外，確實沒有甚麼貢獻；因為這些期間只是僅僅地在預備，在設計，最後經困難與耽誤纔達到興起的結果，然而談到文學，這些確是重要的；在這時期，那些大事與主因的影響使得俄羅斯和歐洲其他各國不再

像從前那樣隔膜；一方面使得到任何國的文學滋長時應有的光輝，另一方面又揭去阻止俄國和其他歐洲各國發生關係的特權的障礙。這種特權俄國本來早就有過。因野蠻人之侵入曾一時失去過的。

第一件揭去障礙的事就是莫斯科 Tsars 伊凡第三 (Ivan III) 和最後希臘教君王的姪女素菲亞巴那洛佳 (Sophia Palaioga) 的締婚。她帶着一些意大利建築家和別的外國人來到俄國。我們可以想到彼得大帝的工作，把俄羅斯的門戶開向歐洲的工作，也就在這時開始了。

在伊凡治理時期，第一個印刷所在莫斯科設立了。一五六四年便印行了第一部書。但說到文學，這時仍處在教會直接管束之下，教會是深深地疾惡和不信任外國學術的。十七世紀之初，彼得大帝在形成歷史人物中要算是一個奇特的先驅者。僞狄密里阿斯 (Demetrius) 宣布他是伊凡王被弑了的王子。雖以他的西方的思想，波蘭的習性，以及拉丁的文明，他卻在莫斯科佔據皇位一年。他的理想是屬於進步的；可是他突如其來，因此以他的生命做了早熟的代價。

但吹蘇俄國開明時代的還是里甫與波蘭。里甫從它的長睡中蘇醒，從它的毀壞中重興起來，

成爲學識的中心，並建有仿效耶穌學校規律的學校，雖那時莫斯科不相信里甫，在莫斯科也有很多的學校成立了。同時，一個影響俄國的宗教問題起來，這就是教義書籍的重印，經過這番手續，抄寫又重抄寫，所有的錯誤都更正了。可是重印的要求曾遇到大大的反對，結果在俄國教會產生出顯然的派別，各存門戶之見，此後便永不會和解過。但是除小俄羅斯人爲例外外，在莫斯科沒有人能够作印行書本或設立學校的試驗。建設學校的要求及翻印原書的決定是極盛一時的。大約從一六五三至一六五七年是重印事業實現的時期，里甫的許多學者遷居到莫斯科也在這個時期。一六六五年，拉丁文也有俄國第一個做詩的人西門波洛斯基（Simen Polotsky）在莫斯科教授了。實則我們不能叫他是一個詩人；他寫的只是些綴音詩句（syllabic verse）；他硬用音節的數目來替代節奏。在俄國文化的先進中，他確是有名的；但說到文學的興趣上，他的傳述也被人墨守着，一直到十八世紀的中葉，這我們只能認爲是一種不幸的事。

十七世紀的後半期另外一種影響在里甫與波蘭之外起來了。這又是打破障礙的新鮮溝通。日耳曼人在十七世紀伸入到莫斯科（所謂 Solboda 者是）變成歐洲文化的中心。這裏住得有

外國長官，與兵士，有資本家，也有藝術家，他們有的是西歐的文明知識與精巧的技術。就是在這時期，俄羅斯的演劇舞臺便產生了。Solboda 的新教牧師喬里戈利（Gregory）在1671年碰着查維委基（Tsaveritch）的誕生，被阿里瑟斯王（Tsar Alexis）強迫寫作一篇喜劇。戲院在蒲里沃卜那會亨斯科（Preobraghenskoe）村子裏建立了起來，一篇以復活與阿修留斯（Ahasuerus）為題材的劇本在那裏產生了。也就是在1674年 Ballet 給介紹了進來。一個正式有規律的公司組織成功，又產生好幾部從德文翻譯的作品，第一編直接用俄文寫的原本戲劇就是西門波洛斯基作的『敗家子』（The Prodigal Son）。

所以在十七世紀之末，俄國與西歐的隔膜漸次消滅。因為十七世紀末年，莫斯科早就給伊凡第三弄到成為俄國的中心，更加以伊凡第四的擴充，俄羅斯脫去了韃靼人的羈絆。她曾經過一種內爭，艱難，無政府狀態以及虛張的時期，她的遭遇正好比薔薇戰爭一般。當波蘭佔據莫斯科時，在她的黑暗的無政府的時代，她和波蘭於十七世紀的時候會相戰一個全世紀。俄國得伸張起來，驅逐那些外來者，收回她的國權與獨立，並且最後併吞了那些外來的分子組成大斯拉夫國家。

而這時素來在文化、文明上都超過俄國的波蘭，卻淪到不能獨立的地位。

時代所需要的人物出現了。他的名字就是彼得。他努力已經開始了的工作，但是很沉靜地，根本地，他另造出創造出一種不同的性格。他不僅使俄國與西歐溝通，並使俄國自來頑固守舊的習俗極端西方化。他改革了政體，也改革了教會。以他啓發的天才把俄羅斯另外創成一個新的局面。他刷新了巴利斯教，把教會完全建築在國權上，好像現在一樣。他又使俄國的語言與文字趨於單純化；有很多外國的著作如歷史、地理、法學之類都是在他那時翻譯過來的。他創立了第一種俄羅斯報紙。但是彼得大帝並不會使俄國獨走奇異的小徑；他鞭策着俄國恢復到應有的地位。彼得大帝的改造，他的宏偉、超卓的力量並不能立即在文學上發生效果。這能够？我們以這點責備他，正猶之責罵一個園丁當他正在重新修理花園而不長出新的薔薇花朵無異。把俄國的門戶開向歐洲這件事，他是完全成功的。從此，西歐的影響便能灌注到俄羅斯來。這來得可不慢，這些外國影響從彼得大帝時代之末起就直接分成爲不同的兩種潮流：法國的與德國的。德國影響主要的代表在十八世紀有俄國歷史的建造者達狄斯契夫（Tatishchev），還有米卡爾羅門洛梭夫（Mi-